

卷六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兢

兢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有身起死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
將雖然哉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
數之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之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
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
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 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
如賜四川宜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
德既咨裴度而往鰲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夕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書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
俊卿辭在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

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
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
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
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
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二

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困
瑣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歲月
鉢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言其得之艱
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
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
世覺後豈但誇多闢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

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
擁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盃觴流行
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
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
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宋寶慶初充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
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天地百口孤

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
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肝江杜來詩
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略同有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官噓起
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詞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
床頭易一編詩盍虛消息揔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

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詔取承君舊話頭。李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歿，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官。其一子洪，年愈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謹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繫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曰之忠，已隨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瀟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詮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愧不可招，潦霧墮為悲悔，何及！陟階真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

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
也大富商豪賈若惡敗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之
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
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
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
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指四
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
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
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船

堅好漕運無虧足似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
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
寒陋之小人

容甫遷客

高登字彥先溇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
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
和狀宋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
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掌宰是邑
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

危法中之速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
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
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
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
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
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
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
官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
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

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
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彥
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
容州志

宰相罷

宋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
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
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
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

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滂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玉梅溪

玉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弟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專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湖功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

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待
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檉檉抗疏銀臺
謂王十朋忠義騫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
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
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違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官僚
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君今陛下在上而
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

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
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
啓則父子之際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
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
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
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兼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
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太變蓋君子
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
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胡澹庵爲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爲張無垢制友之服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奏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

判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官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子臣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絡籍胡烽作事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
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
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惡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
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
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語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
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
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
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
月食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
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彥入寇趙元鎮當國請宋高宗親
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
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
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
跌退將安托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
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
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
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鸞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

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
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沉
船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被秦

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齊為文昌進士銘云業成而難
其敗或易兢々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
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
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
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

貪吏虐民戒石莫聽詞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
苦幽遠難知日訪詞日間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
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
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此李衛公舟展歲又
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
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
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
泉困飲茶又云仕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

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綸新衣秋米白飲
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道遠散似似此之
人直千直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
樂想乾厚間有之今則甚於轟夷中之詩矣寧復
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
歸柳葉新弟子貪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
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日歲時名豈

文章著官廳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宋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學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織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與渠陽於

古梅下立讀易專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溪問訊巡簷索絕恰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挑李妍野火燒原葭莖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

掌謂子房狂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
抑之韓信俛出市跨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
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
銘曰頂王喑鳴泥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
脉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々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
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掌燕賓筵酒行樂作馬
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

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旣篡引至坐側猴忽斡擲自
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
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五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
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
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佚耳
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之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
行矣宋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之嗟怨如在湯火中

但說事後所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九
事亦契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
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
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著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
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佚我自不怨耳乎合議
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
從姜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

是幾個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
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
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
知人情固不可掃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否爾商之遷毫周之遷禡何嘗不拂人情及
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
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陰常人之所
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
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
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
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
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之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
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而

并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
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之語錄中載諫并
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大不
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宜公遊南
岳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
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

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
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
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
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
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
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
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
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
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
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之羽翼與衛

以李杜言之如雜之古風五十
首杜之秦蜀紀行遣真出塞潼關

石壕夏只夏夜諸篇律詩則如五維韋應物輩亦
自有兼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

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文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之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

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文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接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它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玉壘

詰詩云澹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
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
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
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
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
卧聽簷前雨浪々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
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
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
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
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
人逮俊彥至此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
冠謝又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

韓魏公以頭子勾作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